

筆記小說大觀

集

意

唐馬總著

林

上

進步書局校印

平
記
小
說
六
部

花
月
記
小
說
六
部

意林卷三

唐馬總撰

鹽鐵論十卷

並是文學與大夫相難

善尅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陣。

工不出則物用乏。商不出則實貨絕。

川原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溢欲。

案溢欲今本鹽鐵論作漢聖道藏本亦作漢聖

宅近市則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力耕。

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

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於黎丘。

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

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成名者因於資。

案原書歐冶能因國君銅鐵作金無此句

鑪大鍾而不能自作。壺鼎盤盂。

香餌非不美。龜龍聞而深藏。鸞鳳見而高逝。

玉屑滿篋不成其實。仲尼之門七十子。去父母捐室家。負荷而隨孔子。不耕而學其

亂愈滋。猶玉屑滿篋也。若能安國利人。寧須文辭者哉。
有粟而不能食。無益於饑。觀賢而不能用。無益於削。

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在中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

公卿者四海之儀表。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任。下有隨聖化之治。

諸生抱枯竹。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

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謾言。

古者君子思德。小人思利。今人堅額健舌。或以致業。

九層之臺傾。公輸子不能正。大朝一邪。伊望不能復。

吏道雜案道藏本作雙而不選。富者以財買官。垂青綬。擐銀龜。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

乘堅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擔步行之勞。

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也。肌膚寒於外。腹心疾於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為助也。

以仁義阻之。道德塞之。賢人守之。則莫能入也。

秦法繁於秋荼。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奸偽並生。

廢焚。孔子問。人不問馬。賤畜貴人也。秦法盜馬者死。盜牛者刑。苛也。

說苑二十卷

劉向

東風則靡而西。西風則靡而東。上之化下。如風靡草。

禹見罪人。下車而泣。左右曰。此人不恭。故得罪。君王何痛之。禹曰。堯民以堯為心。今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故痛之。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山見蛇。問晏子曰。此不祥耶。晏子曰。有賢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此不祥也。山是虎之室。澤是蛇之穴。何不祥也。

晏子侍景公。公朝寒。請進煖食於寡人。對曰。嬰非厨養之臣。社稷之臣。

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晚。如何。師曠曰。日暮豈不炳燭耶。臣聞少而好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者。如炳燭之明。豈不愈於暗行乎。公曰。善哉。

曾子衣敝而耕。魯君使人致其下邑。不受。曰。吾聞受人者畏人。與人者驕人。安知君能不我驕。我能不畏乎。遂不受。

夫仕者身歸於君。祿歸於親。

忠臣不仕二君。貞女不更二夫。

居無垣牆。人莫之毀傷。行無防衛。人莫之暴害。此君子之行也。

楚莊王賜羣臣酒。燭滅。有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纓告王。王曰。賜人酒醉。乃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凡與寡人飲者。不絕纓者。不盡歡也。羣臣遍絕纓而後舉火。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以報莊王。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趙簡子曰。自今以後。不復樹人矣。堂下之人。臣所樹者過半。今反危臣矣。簡子曰。樹桃李者。夏得休息。樹蒺藜者。秋得其刺。今子所樹。蒺藜也。自今以後。擇人而樹之。

夫政者無迎而拒。無望而許。

臨財莫如廉。臨官莫如平。廉平之守。莫能攻。

國不務大。務得民心。佐不務多。務得賢俊。

齊宣王謂淳于髡曰。先生論寡人何好。對曰。古者所好者四。而王所好者三。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王曰。國無士耳。若有寡人亦好之。對曰。驊騮騏驎。本無。王求之。豹象之胎。本無。王求之。毛牆西施。本無。王求之。而不求士。何也。

楊回見趙簡子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來左右。曰。居鄉三逐。是不容於眾也。事君五去。是不忠於上也。簡子曰。美女者。醜婦之仇也。威德君子者。亂世所疎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用之作相。

周公誡伯禽曰。爾無以魯驕人。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示不成也。鬼神害滿也。國有五寒。凍不預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士。而國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也。

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

魯有恭士。行年七十。其恭益甚。魯君問曰。長年恭。可以釋也。對曰。君子恭。以成名。小人恭。以除刑。一言不安。尚有蹉跌。一飯雖美。尚有哽咽。鴻飛於天。矰者得之。虎豹雖猛。人食其肉。譽人者少。惡人者多。得不恭乎。

歲饑。民疾。疫不足患也。大臣祿重。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此大患也。

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豈無明君耶。孔子不對。何謂賢也。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莛。豈能發其聲乎。

善夜居者不能早起。盛於彼者衰於此。長於左者短於右。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口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

丹所藏者赤。漆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也。

飛鳥愛羽。虎豹愛爪。所以輔身也。

積思曰愛。積愛曰仁。積仁曰靈臺。靈臺者。積仁也。神靈者。天之本。

晏子為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何以華國。對曰。德以華國。不聞以妾與馬。

趙簡子乘敝車。瘦馬。衣殺羊之裘。其宰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君宜改也。

案原書簡子曰。君子服善則益恭。小人服善則益踞。無此句。

子貢謂子石曰。何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何暇學哉。

子貢曰。損吾詩。學子詩。

新序三十卷

案隋唐志新序三十卷。列說苑前。宋時亡二十卷。故崇文總目及宋志止十卷。今存馬氏所錄大畧。當有闕文。舊本遂以連上。不復

標目。

河平四年。都水使者諫議大夫劉向上言。

案此蓋奏上新序之文。故馬氏錄以弁首。而今失之。舊以曲彌高二節綴其下。亦誤。

曲彌高者和彌寡。

水所以載舟。亦能以覆舟。

楚丘先生年七十。被裘見孟嘗君。君曰。先生老矣。何以教寡人。先生曰。欲使追車趁馬。逐鹿搏虎。吾即死矣。何暇老耶。若使決嫌疑。定猶豫。吾即少也。何老之有。孟嘗乃有愧色。

魏王欲築中天之臺。曰。敢有諫者死。許綰負蓁操畚入曰。聞王欲為中天之臺。願効力焉。臣聞天去地一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應高七千五百里。基廣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成臺址。王宜起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也。又伐西夷。乃足之矣。須具材木。人徒稱此。然可作也。魏王默然。後乃罷築。

有遺鄭相魚。不受。人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惟嗜魚。故不受。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魚得祿。終身食魚。

子奇年十六。齊君使治阿。既而君悔之。遣使追。追者反曰。子奇必能治阿。共載皆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少者決之。必能治阿矣。子奇至阿。鑄庫兵以作耕器。出倉廩以賑貧窮。阿縣大治。魏聞童子治邑。庫無兵。倉無粟。乃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

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

法言十五卷

揚雄撰李軌弘範注

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晞顏之人亦顏之徒。晞驥之馬亦驥之乘。

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媼。若孔氏之門而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四重何謂四重。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四輕何謂四輕。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幸。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媼。

刀不利。筆不銛。宜加砥削。

天可度。則覆物淺矣。地可測。則載物薄矣。

說天者莫辯乎易。說地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

辯乎春秋。

柳下東國之逐臣。夷齊西山之餓夫。李仲元不屈其志。不辱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間。

仲尼之道猶四瀆。經營中國終入大海。

太玄經十卷

揚雄撰虞翻注

鸞跽於林。獮入於泉。

案鸞音焦舊作鷹華誤古今韻注曰跽音翠

鵙鵙在林。暖彼眾禽。

案司馬光集注曰鵙鵙惡鳥暖也鵙舊作鵙暖作笑並訛

淮南王安多華少實。

案此下三節唯山川二句見續首餘並無

齊桓晉文之霸如日繼月。

孔子文足老君玄足。

案西漢尚無老君之稱疑非揚子本文或出虞注未可知也

山川數澤萬物歸焉。

君子得位則昌失位則良小人得位則橫失位則喪。

新論十七卷

桓譚

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用權智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無

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謂之王興兵眾約盟誓謂之霸王者往也言其惠澤

優游天下歸往也王道純粹其德如彼霸道駁雜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萬民垂

統子孫其實一也

圖王不成亦可以霸

治國者輔佐之本其任用咸得大才大才乃主之股肱羽翮也

明鏡龜策也。章程斛斗也。銓衡丈尺也。

前世俊士立功垂名。圖畫於殿閣宮省。此乃國之大寶。亦無價矣。雖積和璧累夏璜。囊隨侯。隨夜光。未足喻也。伊呂良平。何世無之。但人君不知。羣臣勿用也。

賢有五品。謹勅於家事。順悌於倫黨。鄉里之士也。作健曉惠。文史無害。縣廷之士也。

信誠一作篤行。廉平公理。下務上者。州郡之士也。通經術。名行高。能達於從政。寬和

有固守者。公輔之士也。才高卓絕。竦峙一作踈峙於眾。多籌大略。能圖世建功者。天下之

士也。

賈誼不左遷失志。則文彩不發。淮南不貴盛富饒。則不能廣聘駿士。使著文作書。太史公不典掌書記。則不能條悉古今。揚雄不貧。則不能作玄言。

殷之三仁。皆暗於前而章於後。何益於事。何補於君。

世有圍基。或言兵法之類。上者張置疎遠。多得道路而勝。中者務相遮絕。爭便求利。下者守邊隅。趨作罍目。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地道。中計塞成臯。遮要爭利。下計據長沙。以臨越。守邊隅。趨作罍目者也。更始將相不防衛罍中。死基皆生也。

文王葬枯骨。無益眾庶。眾庶悅之。恩義動人也。王翁觀人五藏。無損生人。生人惡之。

殘酷也。

案王翁謂王莽以曾仕莽。不可稱公故也。

東方朔短辭薄語。以謂信驗。人皆謂朔大智。後賢莫之及。譚曰。人有以狐為狸。以瑟為瑩篥。此非徒不知瑟與狐。又不知狸與瑩篥。乃非但言朔。亦不知後賢也。

夫以人言善我。亦必以人言惡我。王翁使都尉孟孫往泰山告祠。道過徐州。徐州牧宋仲翁道余才智。陳平留侯之比也。孟孫還。喜謂余曰。仲翁盛稱子德。子乃此耶。余應曰。與僕遊四五歲。不見吾稱。今聞仲翁一言。而奇怪之。若有人毀余。子亦信之。吾畏子也。

余前作王翁掌教大夫。有男子殺母。有詔燔燒其子屍。余謂此事不宜宣布。余封事云。宣帝時。公卿大夫朝會。丞相語次云。臯生子子長。食其母。乃能飛。時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其母。丞相大慙。自悔言之非也。人皆少丞相多彼賢人。賢人之言。益於德化也。烏獸尚與之譚。況於人乎。不宜發揚也。

龍無尺水。無以昇天。聖人無尺土。無以王天下。

譏出河圖洛書。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後人妄復加增。依託稱是孔丘。誤之甚也。

張子侯曰。揚子雲。西道孔子也。乃貧如此。吾應曰。子雲亦東道孔子也。昔仲尼豈獨是魯孔子。亦齊楚聖人也。

畫水鑊水與時消釋。

孔子以四科教士。隨其所喜。譬如市肆。多列雜物。欲置之者並至。

顏淵所以命短。慕孔子殤其年也。聞東里語云。人間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肉味美。對屠門而嚼。此猶時人。雖不別聖。亦復欣慕。如庸馬與良駿相追。銜尾至暮。良馬鳴食如故。庸馬垂頭不食。何異顏孔優劣。

余少時見揚子雲麗文。欲繼之。嘗作小賦。用思太劇。立致疾病。子雲亦言。成帝詔作甘泉賦。卒暴遂倦卧。夢五藏出地。以手收內之。及覺。氣病一年。由此言之。盡思慮傷精神也。

莊周病劇。弟子對泣之。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

子貢問蘧伯玉曰。子何以治國。答曰。弗治治之。

古孝經一卷二十章。一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左氏經與傳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

劉子政子駿子駿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重左氏教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此亦蔽也

堯能則天者貴其能臣舜禹二聖

舉網以綱千目皆張振裘持領萬毛自整治大國者亦當如此

以賢伐賢謂之煩以不肖伐不肖謂之亂

王平仲云周譜言定王五年河徙故道今所行處非禹所穿

揚子雲工於賦王君大習兵器余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

觀千劍則曉劍諺曰伏習象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案道藏本亦作伏習象神伏即服字蓋言所服既習則象自神

也今相承多用作習伏衆神

五福壽富貴安樂子孫衆多

百足之蟲共舉一身安得不濟

曲陽侯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却老之術君惠曰龜稱三千歲鶴稱千歲以人之

材何乃不及蟲鳥耶余應曰誰當久與龜鶴同居而知其年歲耳

聖人何不學仙而令死耶。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者示民有終也。

昔神農繼伏羲王天下。梧桐作琴。三尺六寸有六分。象暮之數。厚寸有八。象三六數。廣六分。象六律。上圓而欽。法天下方而平。法地上。廣下狹。法尊卑之禮。琴者禁也。古者聖賢玩琴以養心。窮則獨善其身而不失其操。故謂之操。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堯暢經逸不存。舜操其聲清以微。微子操其聲清以淳。箕子操其聲淳以激。

論衡二十七卷

充王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賤。或同操而異主。伊尹箕子是也。二人俱命世之臣。伊尹遇成湯作相。箕子遇商紂作奴。故知遇與不遇也。

清受塵。白受垢。青蠅所汙。常在練素。屈平潔白。邑犬羣吠。吠所怪也。

絃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斷王良之手。惡彼勝己也。

玉變作石。石化作礫。毀謗使然也。採玉者破石取玉。選士者棄惡取善。

命不可勉也。智者歸之於天。取富貴若鑿溝伐薪。鑿不休則溝深。斧不止則薪多。亦

有溝未成而遇湛。薪未多而逢火。

樂貧勝禍。勉己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農夫力耕得穀多。商賈遠行得利深。命富之人。筋力自強。命貴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馬。氣力自勁。頭目蹄足自相副。魯城門朽。頓欲頽。孔子疾行而過之。左右曰。如此久矣。孔子曰。吾惡其久也。脫遇壞。則不幸。

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殘一筐飯。捐不食。

墨家云。人死無命。儒家云。人死有命。曆陽之郡。一宿化成湖。白起坑趙卒四十萬。眾此並有命耶。言命者曰。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曆陽。命當壓死。故相聚於長平。猶沛公初起。相工入豐沛之市云。多封侯人也。人命繫於國。物命繫於人。

齊人舒緩。秦人慢易。楚人促急。燕人憊戢。四國之民。更相出入。

張次公娶鄰巫女。卜工曰。女相當貴。公後位至丞相。乃是次公亦貴。遂與女相合也。世謂宅有吉凶。徙有歲月。余謂天道難知。假令有觸犯者。命凶之人也。

按相黥布當先刑而後王。衛青當封。亞夫當餓死。鄧通當貧餓。此骨節皮膚各異也。文王在母腹中。便有四乳。非長大修道德乃生也。